

看图说意

郑浩千从摊在我面前的3本书册中，选出这幅《弘一上人词意》给我看，还说：“很多回忆呢！”

弘一上人是李叔同，没有出家之前写了这样一首词：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觚浊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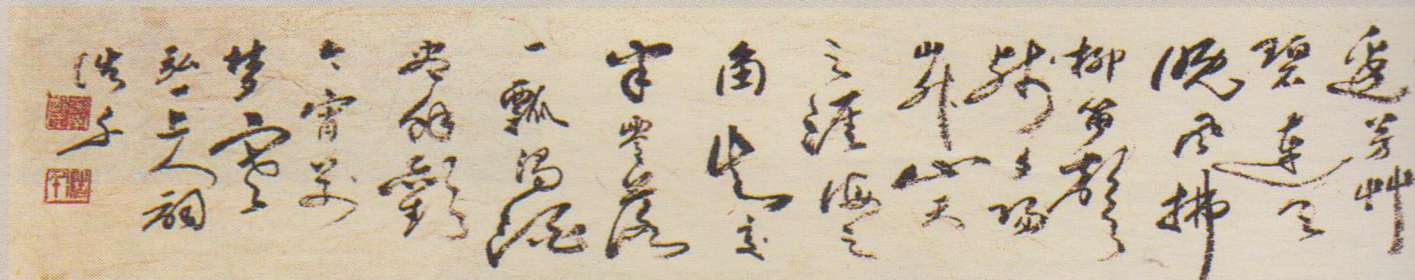
送首词，在50年代到60年代，在马来西亚非常流行。我们当毕业歌来唱。词很美，应该说是很凄美，词中有“浊酒”“残”“零落”，当毕业歌，有点不伦不类。因为旋律优美动人。当毕业歌也没人反对。

郑浩千说，他小时在槟城也会唱，拜竺摩为师后，因为太喜欢这首词，便抄录得端端正正，交给竺摩，想不到竺摩竟然说：“抄给我干什么，我早已会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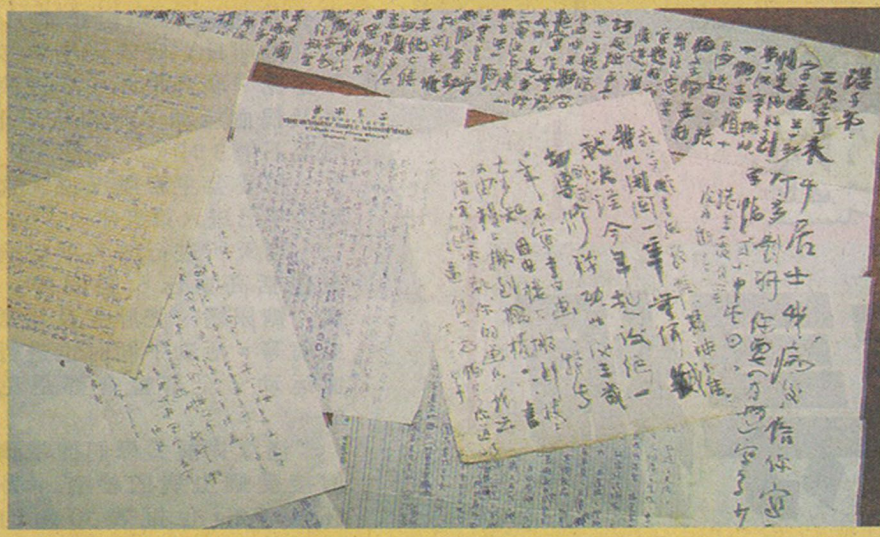
这幅画是根据上述的词意，想像出来的。

“自己还挺满意！”郑浩千说：“可是，可是竺摩恩师已不在了！”

郑浩千直视着这幅画，不胜唏嘘……



人气 星期1



■这一张张的墨宝，皆是竺摩长老写给郑浩千的信。

■郑浩千手中的墨宝是竺摩长老的手笔。

筹备长老诗画集

竺摩长老的书画在我国佛教界里堪称第一，但其实，长老对诗词也有非凡的造诣，只可惜长老不曾留稿，所以书画集留了不少，惟始终不见长老的诗集。

对于此，郑浩千感到惋惜，于是在3年前获得长老的同意后（当时长老还健在），便一直努力展开收集长老书画、诗集的工作。

收集至今，他已取得100多首长老的诗词，这本画集大约300多页，目前已步入印刷的阶段。

“印刷完毕后，我估计可在明年年初举办竺摩长老诗、字、画展，并一起推介这本诗画集。”

他说，收集长老的画是比较容易，但要收集长老的诗词，可是一件艰难工作，尤其是要完整收集更是不容易，因为长老从没有留稿。

“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从长老写给我的信函及在书画上的字句寻找，还好，虽说不完整，但我也成功收集了100多首。”

他指出，收集竺摩长老的诗字画是他一生的使命，所以，他也要借此呼吁藏有竺摩长老作品的人士，与他联络。电话号码：03-91738820 或 91730081。





深情一访

【上篇】

专访 张子深 摄影 张子深
图片部分 郑浩千 提供

1_ 想出家

画家郑浩千，曾经想出家当和尚。

当我面对这位衣着

整齐，外形俊朗，看起来像明星的画家，听他娓娓长谈在人生路上一路走来的阳光亮丽以及风雨如晦的点点滴滴时，真不敢相信，他会突然冒出一句：

“我曾经想出家！”

郑浩千说，他在方方面面都很失意时，就认真考虑出家。他崇拜的弘一大师李叔同，是在39岁过后才出家，后来成就很大，是律宗的大宗师。

郑浩千为什么又会打消这念头？

他去找恩师竺摩，竺摩对他说了一句：

“披了袈裟事更多！”

郑浩千仔细一想，很有道理，也就打消出家念头。

2_ 三好画家

幸好郑浩千没有出家，马来西亚才多了一位画家。

我应该更确切的说，是多了一位“杰出”的画家。

我用“杰出”两个字形容，是基于郑浩千画得好、写得好、作得好——他会画画、会写字、又会作诗。

他集诗书画三艺于一身，具备了中国传统文人、画家的必备条件，赢得许多艺坛前辈的高度称许。

郑浩千，一个大马水墨画家，他名响国际。他的画不但风格独一，连买画者也非常奇特。一个用一间公寓换画、一个用一辆车换画，余秋雨对他就有这样的看法……

郑浩千

一身三艺诗书画

3_ 公寓名车换画

郑浩千在世界各地开画展超过百次，许多人都收藏有郑浩千的画。其中有两个人收藏郑浩千的画十分有趣。

第一个人是用一座公寓换郑浩千的画。

这个人姓李，是一间画廊的老板。

郑浩千是在参加中国旅游团时和李老板认识。原来，旅行团每到一处，只要有美术馆，郑浩千就会掉队去参观。而李老板后来也跟着掉队，随同郑浩千。两人有共同嗜好，李老板对艺术也有深刻认识，谈得很投机，也就成了朋友。

回马后，李老板选了一批郑浩千的画，表示对这些画都爱不忍释，他不想金钱买，而想物物交换。

郑浩千说：“李老板在旧巴生路附近有一间公寓，在小山坡上。他说要用这间公寓换我的画，问我可以吗？难得有这样的知己，更难得到是用一座公寓换我的画，我只有欣欣然的接受了。”

现在，这间公寓，已成了郑浩千其中一间画室。

第二个人是用一辆车换郑浩千的画。

有一天，一个收藏家带一个卅多岁的年轻人来找郑浩千。

年轻人是商人，从事汽车买卖，斯斯文文，很喜欢艺术收藏，对郑浩千的各种题材画作，都很仔细的挑选，一幅一幅，越选越多。

最后，年轻人看到郑浩千旅行喜马拉雅山回来后画的一幅丈二长的巨幅作品，欣赏了好一会，就说：“这一幅，才是我的最爱，拥有这一幅，就等于拥有刚才挑选的全部了！”

郑浩千还没搞清楚年轻人是要一幅还是要先前选的许多幅时，年轻人说了：

“我只要这一幅！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幅不过，我今天没带钱来，我也不知道你这一幅画值多少钱。我提议，用一辆车和你换。如果你同意，改天我从怡保把车驾到吉隆坡来，你看了车满意，我就留下车，拿走你的画，要是不满意，我们就算交了个朋友！”

令郑浩千几乎不敢置信的，这位年轻人并不是说着玩的。过了几天，真的从怡保驾了一辆车来找郑浩千，那是一辆日本二手的凌志名车，时价廿多万。

廿多万的名车，只换郑浩千一幅巨画，郑浩千还有不答应的吗？

郑浩千收下名车，把巨画交给年轻人，另外，还多赠送对方一幅小字。

4_ 写实又浪漫

很多人都想知道，郑浩千的画，到底有什么



◆ 恩师竺摩一句话，打消郑浩千出家念头。



◆ 余秋雨（右）的太太马兰（后站立）生日，郑浩千往祝



深情一訪

【下篇】

专访张子深 摄影张子深
图片部分郑浩千提供



◆郑浩千最喜欢这幅红毛丹，他说在檳城对着红毛丹画下一片叶子，那只昆虫是补上去的。

1_ 有份量的话

郑浩千学名庆龙。

他在台湾的国立政大毕业，读的是外交系，获得法学士学位。

法学士却不从事外交工作，而当画家。由

极端的理性转向极端的感性。不用一张嘴纵横天下，而凭一支笔游走艺坛，我是怎么想也想不通。

郑浩千告诉我，他在台北读大学先修班时，就开始在屏东开画展。后来，认识了叶公超。

叶公超是五四时候著名新诗人之一，到台湾后当过外交官、驻美国大使，以及行政院政务委员。

郑浩千把画展的剪报给他看。

叶公超看了赞赏不已。

郑浩千告诉叶公超：“我准备到师大念艺术系。”

想不到，叶公超马上泼了一盆冷水说：

“艺术系培养的是教画的老师，不是画家！”

这两句话，听得郑浩千目瞪口呆。

叶公超接着说：“要当画家是要多访名师，多游历，最理想是有良好的英文底子，念外交不错！”

郑浩千信了叶公超的话，念了外交系。

以前的人常爱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叶公超说话份量更重，一席话，改变了一个年轻人求学的方向。

郑浩千提起这段往事，对叶公超仍然充满感激之情。

郑浩千 法学士变 艺术家

郑浩千跑去念外交系，原来是著名诗人叶公超的提点，而拜到竺摩大师，全因他尊师，不过他也曾有左耳入，右耳出的时候。他可以一个月三个画展同地点，则拜一个女人及一个印度人所赐……

2_ 多访名师

老一辈人学艺，非常重视拜师。徒弟入门，往往从洒扫庭除，侍候老师的日常生活做起，到老师心满意快，自然会把艺教给你。

反观现在年轻人，很多是目无尊长，以为年轻可以慢慢学习，既不尊师，又不重道。难怪许多长辈会叹息，嗟！世风日下！

当郑浩千在访谈中告诉我，他是一个和年长的人特别有缘的人。我便要求他提供一些照片给我看。这些照片，有的已经在他的画册中出现过，我看过作出这么一个结论：

郑浩千和年长的人特别有缘是事实，那是因为他能“尊师”。

能尊师，是美德，这美德肯定给自己带来无穷的收益。

因为尊师，竺摩成了他的恩师。

郑浩千早年只爱画画，不注重书法，竺摩一直叫他要练字，他仍然左耳听，右耳出。

第一次开展后，竺摩直接对郑浩千说：“字不好！”

竺摩的字，仙风道骨自成一派，终于感动了郑浩千。但要练好字，从何着手？

竺摩说：“曹全碑！”

郑浩千从曹全碑入手，再遍及各体。

如今，郑浩千的书法可观，是尊师的结果。

因为尊师，他才有缘和张大千见面，后来成了朋友。

名满天下的张大千，从巴西回台湾住在国宾大饭店。郑浩千和郎静山去找他。到达时，很多人在等待，是下午3时左右，张大千正在午睡，没有人敢惊醒他，郑浩千很有耐心的等，等等……

后来，张太太出来，看见郎静山，便说郎大师来了啊！即刻把张大千叫醒。郎静山在摄影方面名满世界，年纪比张大千大。郎静山说：“我带了一个年轻人来看你，你去换衣，拍张照片作纪念。”

郑浩千拥有一张第一次和张大千见面的照片。

因为尊师，岭南派大师赵少昂教授又成为教导他作画的恩师，而郑浩千也不负师望，最终成为他的得意门生。

也因为尊师，曾在南洋大学任教的著名诗

人刘太希和国立政大的张寿平教授，都把郑浩千当入室子弟，教他写旧体诗。

我举出上述一些例子，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看后减少一些狂妄，增加一些“尊师”。

能有这种“复古”精神，肯定在各方面有成就的年轻人会更多。

3_ 一月三展

一个画家，在1个月内，开3次画展，肯定很少见。郑浩千在1个月内，在同一个城



水墨畫家

市，竟然开了3次画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982年，郑浩千在大溪地开展后，前往牙买加附近的千里达，要在惠东安开展。

千里达很多印度人，华人中以客家人居多。所谓惠东安是社团组织，类似我国的会馆。

开展的新闻在英文报刊出，开幕当天，来了一个稀奇，是一间银行女经理。她自我介绍，是看了英文报来。身在异地，她特别喜欢中华文化。

她要求在她任职的银行开展。

会有买家？她说知道哪些顾客是喜欢水墨画的。那为什么不叫他们来惠东安？因为在银行开展，可以提高银行的文化气息。

郑浩千听她说得有道理，第一次画展结束

后，没隔几天，又在银行作了第二次，反应真的不错。

在银行开展时，来了一位身材魁梧的黑人，长相十足赛巴巴（印度的活神仙）。原来是国家艺术馆馆长，也是画家，画的是油画。

他也自我介绍一番，说爸爸是中国人，妈妈是印度人。自己十分喜欢中国文化。

“可惜，我长得太像妈妈，又肥胖又够黑！”他似乎很遗憾没有中国人的外形。

郑浩千说，他不只黑和肥胖，给人的第一印象，简直就是老粗。

而且，还有一个十分不雅的中文名：“朱分”。发音不准，成了“猪粪”，英文叫 Chu Foon。

朱分要求郑浩千去国家画廊开展。想想

看，由会馆到银行，现在有机会去国家画廊，岂有拒绝之理？

郑浩千很快和朱分成了朋友，还到他的家去作客，知道朱分是真正的艺术家，看了很多书，其中不少是英文版的老子、庄子和孔子。

朱分的油画包含了写实和抽象。难得是，这位黑人“老粗”，这位国家艺术馆馆长，竟然也画中国画，有几间餐厅的墙壁上，都是他的杰作，不是水墨，而是用漆直接画在墙上，以竹梅为主，底下有两个中文字签名：朱分。

朱分说他的爸爸没念过书，说自己姓“朱”。“分”是爸爸给他的取的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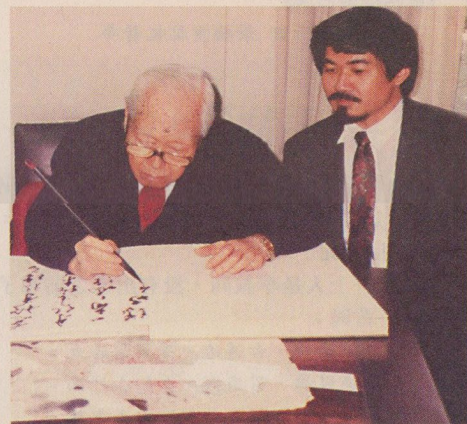
展览很有规模，反应很好，朱分也与有荣焉。

展览结束，郑浩千要离开的前一晚，朱分很兴奋的对郑浩千说，原来他不是姓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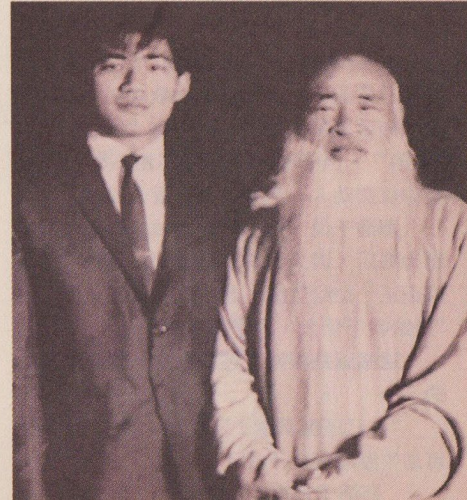
姓什么？朱分原来是姓“赵”。“赵”远比“朱”好听，这是他父亲的年老朋友刚告诉他的。

“所以啊！”朱分，不，是赵分说：“明天，我要到餐馆去，把画画签名的朱涂掉，改成赵。”

郑浩千告诉我，虽然这已是超过20年的陈年旧事，然而，1个月开3次画展，又遇到这么一位热爱中华文化的赵分，他怎么也挥不去，忘不了。



◆岭南派大师赵少昂写字示范。



◆1970年与张大千见面。